

刘国藏 著

春
花
秋
月

臧克家题



春
花
秋
月

刘国藏 著

(赣) 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 春花秋月

作 者: 刘国藏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5.25 插页: 5 页

字 数: 12.5 万

印 数: 1—5,500

版 次: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15 元(平) 7.00 元(精)

ISBN7-80579-446-4/I·367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刘国藏，河北武邑人，1935年9月生，1954年7月参军。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长期从事教育、新闻出版等工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省出版总社副社长、副编审、省版权局副局长、省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任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江西诗词》主编等。他自幼酷爱文艺，四十年来坚持业余创作新、旧体诗词（含歌词和楹联）四百余首及部分文章和曲艺等。作品多次获省和全国性奖励，在海内外获名家好评，并被收入多种选集。一贯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促进新、旧体诗人大团结，新、旧体诗词相借鉴，共繁荣，同发展。他还主持和参与编辑出版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诗词期刊和图书。为诗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卷首诗：

心迹浪痕

拙作付梓，适逢举国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并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此及彼，感慨万端，遂成小诗，权作题首。

混沌劈开，
旭日耀禹甸。
雪泥鸿爪，
沧海桑田。
横空出世，
倚天抽剑，
磨砺频经风雨，
虎踞龙盘，
史话人间。
继往开来，
勋世浪逐前，
欣见《邓选》接《毛选》。

高山仰止，
瀚海沸然。
小小诗集，
心花一束，
难表夙愿。
豪情推波，
壮志助澜，
渴望企盼。
万里征途探“特色”，
快马加鞭！

1993、12

序

杨子敏

国藏同志嘱我为他的诗集《春花秋月》作序，出于好友知交之情，我毫不推辞便贸然从命，待到读过诗集之后，反而觉得有些犯难了，千言万语挠挠攘攘从脑子里往外钻，有与《春花秋月》诗集直接相关的，也有为诗集所诱发，连接着诗的一般问题，但与诗集本身却瓜葛不多的。究竟说点什么好？思来想去，觉得就把话题归拢到四个字上吧。曰：“方圆曲直”。

“方圆”二字，是从古人的一句话里借来的，原话是：“智欲圆而行欲方。”在这里，所谓“方”者、“直”者，都是指人品，即坚持一种信念，一种节操，不苟且，不趋时，是一种壁立千仞的人格精神。没有它，诗就会缺钙，会得软骨病，会瘫软痿顿而难以直立。所谓“圆”，所谓“曲”，则是指诗艺，指圆润、精灵、曲折、宛转的诗艺探求，没有它，诗就会骨瘦如柴，形容枯槁。

《春花秋月》是从1954年国藏同志在读初中时候发表处女

作起，直至 1993 年——前后四十年间的诗作中选编而成的。悠悠四十年，他的歌始终回荡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讴歌和赞颂，标志着作者的一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和精神，一种与某些随风俯仰、变幻无定者迥然异趣的人格精神。

中国有个古老的诗教，叫做“诗言志”。究竟什么是“志”呢？果真只是干巴巴的逻辑概念吗？是和“诗缘情”背道而驰、各走东西、两股道上跑的车吗？我以为并非如此。志趣、志气、憧憬、愿望、审美选择等等，应该说都是“志”，都饱和着情，都是被活鲜鲜、热辣辣的感情血肉包孕着的一种向往和追求。诗人的政治关怀，更其如此。

政治关怀，远不是中国诗歌所独有的现象，全世界各文明国家都不乏这种类型的杰出诗人和诗篇。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政治关怀是贯穿于中国诗史的，构成中国诗歌精神的要素之一，这里只要举出一个《离骚》及其绵延千古的影响就足够了。只要是公正地、不带偏见地去理解和把握这种现象，我们便有可能较为恰切地估量它的意义、价值及其出现过的缺陷。

收入《春花秋月》中的、属于政治题材或包含政治社会生活内容的诗作，很难作整齐划一的评断，有些诗，有作者新颖独到的感悟，因而便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

《在圆明园废墟随想》中，诗人写道：“好了伤疤忘痛否？挺起的腰杆可有弯？残拱抵天悬问号，断柱锥地垂惊叹！”这几句诗，语言看似浅近，但意旨却颇深远，不是随意设问，而是有真切实感的、有所为而发的警号，读来心头为之一震，引人深思。

在《海南剪影·海口》一诗中，诗人写道：“不是我夸海口，它确实能吞吐四海五洲。”这里利用作为地名的“海口”和成语中

“夸海口”的“海口”二者在字形上的一致和字义上的区别，巧妙地加以对比、衔接和转化，形象而又风趣地勾划出海口在改革开放中万方云集、吐纳天下的崭新气象。

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诗中，诗人唱道：“睡着的身躯起伏着井冈和长城的雄姿，醒着的思想驾驭着时代的翅膀”，这种深刻、警策、富于想象力和张力的诗句，是耐人寻味的。

诗集中也有比较直露、失之理念的篇章。如何把政治关怀与审美观点内在地、有机地融溶交会，使政治情绪衍化为诗情、诗兴，这是有待国藏同志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着力探寻的工作。

《春花秋月》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山川风物、乡情、友情、亲情以及域外风情等等，五光十色，汇成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在表现手法上，作者也是在不断探索、着意求新的。有的诗篇写得言近旨远，读来意趣盎然。

比如《海南剪影·海》，全诗共两段八句，首段云：

天铺地盖，
汹涌澎湃。
手一摸，
海在人心怀。

这是写什么？写一种个人心绪吗？写改革开放中海南人的胸臆吗？写波涛万顷、怒潮奔涌的现时中国人的心态吗？作者并不提供答案，只给读者提供了发挥想象的线索，为读者的审美创造留下足够的空间，这既是对读者的尊重，也给诗增添了姿色。

另一首《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心声吗？——香港见闻之一》，以自述的方式，刻划了一个富甲天下的大亨，在他拥有挥霍不尽的巨额财富，因而似乎也拥有了世间的一切，在恣意地寻欢作乐，纵情声色，穷奢极欲的同时，他的心灵却一贫如洗，“无家可

归”，自觉有“千种忧愁，万般痛苦！痛苦的就是——我已没有任何追求！所以我很想自杀，自杀也许更加舒服……”作者在诗中没有发一句议论，作半句评价，只以纪实般的语言，把一种畸形的，异化了的生命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震惊，使人思索，同样给读者的审美创造留下了充分发挥的空间。

从上引两例，可以约略窥见作者在诗艺探求方面的一些踪迹，也就是我在开头所说的：“圆”和“曲”。

《春花秋月》是新、旧体合集。作者既写新诗，又写旧体，兼操两样兵器。这样的诗人，在今日诗坛，日见其多，已成为中华诗国中的一大景观。克家老曾戏谑地自称为“两面派”；丁芒兄则以“两栖动物”自况。这种现象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是个需要花费力气去研究、探讨的大题目，这里姑置不论。我只想说：艺无止境。比较起来，国藏同志对旧体形式的掌握，似乎更其娴熟，更其顺手。希望他在以旧形式创造新境界方面，在把旧体的精炼、简约、形神兼备等优长运用于新诗创作方面，都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算是我对朋友的一点真诚的祝愿吧。

1993年10月2日于北京

刘国藏的感情世界

——《春花秋月》漫评

陈良运

我有很多写诗的朋友，当他们还是平民百姓时创作很勤，佳作迭出，但当他们的写作才能被所在单位的领导发现从而加以重任，诗就渐渐写得少了，以至官越当越大，与诗亦越离越远。我问过他们其中一些人，是否感到遗憾？有志得意满者，对自己能踏着诗行走上仕途，自是以“出身高贵”而自诩，身已居官位而再写诗，似无必要，“敲门砖”嘛，门开了还抱着那“砖”岂不枉费精力？也有苦闷难排者，他们说，繁忙的行政事务夜以继日，哪有侍奉缪斯的闲情逸致？近乎呆板的理性思维把活跃的形象思维不知挤到那个角落了……但我也有这样一位朋友，他读初中时就在家乡的省报上发表诗作，以后又在如诗似画的“山水甲天下”之城攻读文学专业，道地的科班出身。但大学毕业以后，身不由主地进入了政界（大学毕业分配往往可以定人终身），天天以读公文写公文批公文为主要职业，兢兢业业的三十余年，官做得不算小也不算很大却的确是越来越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爱诗一如当初，始终不肯扯断与缪斯相恋的红线。在公务之余，每当

夜深人静电话铃不再响的时刻，在列车里、飞机上、宾馆中，所见所闻浮现于脑际心头的瞬间，便进入了只属于他自己的诗的世界，此时他的感情便呈现出诗的色彩。四十年间写作并发表了四百多首诗（诗稿之数当然远不只此，因自己不满意而摒弃者难以数计），数量虽不可与创作勤奋的一般业余作者相比，难得的是四十余年持之以恒！诗从来不是他手中的“敲门砖”，而永远是他心目中美的女神，踏着人生道路上的诗行，亦步亦趋地追求她。——这就是刘国藏。

从读者和评诗者的角度而言，自八十年代初提倡诗应“回归自我”之后，“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等诗论家言，被一些阅世未深的学诗者片面或绝对化理解，诗的创作与接受领域出现了一些误区，以为诗的时代感、时代精神越是淡化以至于无，脱尽人间烟火色，诗就越有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以为诗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就必须有意识地绕开任何政治，离政治愈远，诗美的“纯度”就愈高；以为“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诗就能臻至“飘逸”、“空灵”的象牙之塔境界……设若如此，置身于政界的人因为有较强的政治热情，岂不与诗无缘了？他们因日日置身于政治色彩强烈、历史与时代使命感最为沉重的生活场中，即使有感而发，动了真情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能算是诗了？或许因此，不少进入了政界的诗人在种种“纯诗”的议论面前自以为高攀不上而束手了，但我发现，国藏对此却毫不畏缩，自认为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写政治抒情诗《永恒的回响》、《党旗之歌》，歌唱改革开放中的锦绣山河，也高歌低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情物理趣”。他顽强地向公众表现自己的感情世界，不论读者审美水平的高低，写给乡亲，写给同学师长，写给

外国友人；不拘形式的变易，写新诗，写旧体诗词还作楹联对句；不计发表报刊的级别，既荣登过国家级的诗刊，也居省市的“报屁股”而不自轻。总之，刘国藏写他刘国藏的诗，他只是很忠诚地很执着地表现自己的感情世界，其感情是怎样的色彩便表现其本本真真的色彩。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有几句话，似乎是批评某些为政者附庸风雅的“树兰而不芳”：“志深轩冕，而汎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我要反推：如果“轩冕”者不是虚伪地吟咏自己根本不向往的田园隐居生活，而是真实地表现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普通人心灵体验与感受；不是空说世外的情趣，而是诚实地坦述自己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没有故作清高之姿，毫不虚弄超凡之态而诗中有“真宰”，还能讥其“树兰而不芳，无其情”吗？以此观照国藏的诗，刘勰所标举的“依情待实”，我是敢言之于他的。

“依情待实”，是针对“汎咏”与“虚述”而言，国藏的诗大都是有感而发，他的感情是强烈的，情与物遇，往往能触发心灵深处的“真宰”。他那些政治色彩较强烈的或以咏物为题材的诗，都因其感情激越的诗句扣动读者的心弦，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中国人民的伤心地，国藏来此凭吊，悲愤自是猛烈的迸发：“荒草、瓦砾、断壁、颓垣——/巨大的伤疤在祖国心头震颤。/秋风掠过一泓清水——/历史的瞳孔里定格着那场民族的灾难。”诗人“细嚼慢咽”中国的近代史，发出令人奋思的诘问：“虎门虎何在？！/圆明园何圆？！/屈辱条约缀成几许龙袍玉带？！/荣耀旗帜辉映多少烈女英男？！”如果仅仅是悲愤历史的耻辱，此诗还有落入“虚述”的可能，国藏的诗情正层层递进，园中现在残存的实物更是浸透了他的激情：“瓦砾死不瞑目，/草木怒发冲冠！/不作帝王冠上珠，/愿为炮台一块砖！”这是对前代先烈爱国精神不死不灭

的歌颂，而对于今天的来此凭吊的游人——

残拱牴天悬问号，

断柱锥地垂惊叹。

问什么？叹什么？“遭劫国宝今安在？/祸首阴魂可曾散？/好了伤疤忘痛否？/挺起的腰杆可有弯？”这几问，确是“锥”进了读者的心中！像《圆明园废墟随想》这样的“依情”有“实”之作，国藏出访捷克和斯洛伐克时所写的《头》亦是动人的心魄的，全诗仅四句：

以何成了头？

何以没了头？

何时能出头？

游人低着头！

诗前小序告诉我们，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广场，竖有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和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的花岗岩全身像，现在该塑像的头被去掉了！东欧政治形势剧变，世易人非，诗人在一连串的发问和“低着头”的沉思中，蕴藏着多么复杂的感情！

祖国苦难的历史与域外政治的巨变，使与党与国家、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诗人，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抒发不完的热情，他抚昔思今展望未来，写下了《唱给井冈翠竹林》中旋律高亢的诗句：“屹立黄洋界口放眼望啊——/改革浪潮恰似隆隆炮声铺天盖地！/当年的枪口点燃了节日的焰火，/昔日的战壕挖就了大厦的地基；/会师广场惊天动地的欢呼——化成了运载火箭腾空的韵律……”贴切、生动的联想与想象振奋人心，诗人到海南，歌唱海口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歌唱高高的椰子树“扬起远航的风帆”。诗人到厦门，歌唱“华夏之门”的“白鹭与朝霞共

飞，/海潮与人流奋进，/集美思明/内联 外引/广夏庇荫”。他在《给改革者》一诗中为改革者写下“失败，是改革者的磨刀石，/胜利，是改革者的打靶场”的警句。……这些作品，虽然在艺术上还不能说是上乘佳作，但确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属于当代的“主旋律”作品。国藏自述创作体会说，他总是“在主题思想上力求高扬‘主旋律’”，并说“我所说的‘主旋律’，也就是所谓‘时代精神’。……”这个观点与我几乎不谋而合，我曾说过：“当一位诗人，只要他不作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非分之想，真诚而真实地表现自己在所处身的时代里或顺或逆的生命状态，或通或塞的生存感受，或潜或显的参与意识，那么，他就与这时代的主旋律有缘了。”（《生命意识·主旋律·使命感》、《诗刊》1989.8.）国藏名自己的诗集为《春花秋月》，集中没有一首是轻艳绮靡的花月之吟，花是染透诗人感情的时代之花，月是萦绕时代乐音旋律的今人之月。写到这里，我不由再次吟诵品味他那首富有哲理意味的《太阳和月亮》，诗中没有明显表述属于哪个时代的标识语，但读者从“太阳的黑子爆炸了，/释放多少能量？！/尽管太阳有升有落，/地球依然环绕太阳开航”这些诗句，差可悟到：这不仅是描述宇宙间日落月升的情景，而是具有一定政治蕴含的象征意味。“月亮因太阳而明，/月亮是黑夜的太阳，/月亮是太阳忠诚的伴侣，/是她帮助太阳把黑夜照亮。//日月相依大放光明，/若使对撞岂可设想？！/谁不厌恶狂犬吠日，/谁不憎恨天狗吞食月亮！”不管诗人在写下这些诗句时，心中是否有明确或含糊的意指，但我觉得，只有经历过对中国当代历史现象的反复揣摩思考，才能吟出这些别有深意的诗句。

《春花秋月》中的诗歌题材品种是多样的，诗人说，他有意识地表现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大业建设中“追求高尚的理

想、道德和情操”，认为“应该把这种行为当作自己的一种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当作一种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一种精神的寄托，也当作一种自我熏陶感染和自娱自乐。”作为坚守出版岗位的精神文明卫士，他写了《扫黄进行曲》；作为一个资深历久的共产党员，他写了《党旗之歌》和《心曲》以及同类题材的旧体诗词。他也写了富有生活情趣的《相女婿》、抒发同学情乡亲情的《啊，桂林，我又见到您》和一往情深的《故乡情愫》，更写了不少贻情自然、人文景物的旅游诗。当他走出中国大陆、走出国门，异域的风光也染上了他个人的感情色彩，《捷克矿泉城》、《布拉格的风光、风情和风物》两首诗情感扬、抑不同的结句，我们大可品味诗人彼时彼地的心境。我还想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诗人的“香港见闻之一”《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心声吗？》诗中很客观地记述那个“已入美国国籍”的豪富的自白，他“应有尽有，在这个世上无须所求”，可是却有“千种忧愁，万般痛苦”，最令他痛苦的是“没有任何追求”，因此他“很想自杀”，以自杀为“舒服”，为“归宿”。过分的物质享受造成人的精神无限空虚，那位富翁的自述真令人怵目惊心！但也要指出，他的灵魂并未完全死亡，因为他对“没有任何追求”尚未失去痛感！他的“心声”或可作为一声声警钟，已经富起来或尚在穷困中的人都应闻而有所警觉。像这样的诗篇，可说是诗人社会责任感的具体体现，化丑恶为沉郁的诗美。

国藏数十年来的诗歌创作，在形式方面不拘一格，他关于“新诗、旧体诗词共繁荣、同发展，不宜存门户之见”的观点，我是非常赞成的。由于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对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钻研较深，且又早开始了格律诗习作，因此他的旧体诗词写得很见功力，不少作品都可说以情胜，以境胜，《迎春花》（七绝三首）以“孤胆先锋策马骄，凌风斗雪唤春潮；英姿更喜披金甲，百

卉相随举剑刀”描述花的风骨，以下句句贴着迎春花写又不止写花，歌颂“索取无多奉献多”的美德和精神。同诗人作新诗的创作动机一样，旧体诗词中表现的是当代人新鲜的感受，《游赣州通天岩》《游肇庆七星岩》《浣溪纱·荆楚情》等足可供人吟咏细细品味，《伪满皇宫掠影》二首既有“魔帜空书‘亲善’字，铁蹄尽踏共荣圈”的历史的沉重感，也洋溢着“入侵鼓角成哀乐，抗战军声奏凯旋”的中华民族自豪感。虽是践履当年国耻地，“沧桑正道看人寰”，中国人民改变了曾遭践踏的历史，也改变了像溥仪这样的“木偶儿皇”。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才开了中日友谊交往的新局面，诗人于1991年8月到日本访问，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他几乎是顺手拈来写下了“意善心诚多友谊，精耕细作好成田”，令人会意称绝！凭我个人的审美趣味，我还很欣赏《景德镇瓷》和《庐山云雾》两首佳作，这两首诗，第一次读到是在1992年第10期《诗刊》“旧体诗词”专页内，江西的旧体诗词作品入此专栏的极少，当时我以惊喜目之并画下了两个大红圈。前者《中州诗词》上已有行家林从龙先生点评曰“精绘细描，历历如见，咏物诗中佼佼者”，我不再赘言；对后者，在此我想多说几句，首联“湖绕江环云雾封，山魂水魄有无中”，先出云雾中的庐山，湖、江、山、水，构成庐山胜景的四大要素皆现，前句实写，后句写诗人感觉，十四字已见笔力不凡。颌联写尽庐山云雾轻盈曼妙之态，“纱帷春拥”，“罗带秋飏”，不只是人化的描写且是暗示庐山云雾四季皆有的特点；“柔柔梦”与“袅袅风”是“有无中”的美妙渲染。颈联以陶渊明、李白出之，唤起人们对古代诗人歌咏庐山诗篇的回味，“烟笼月”与“气吞虹”又暗示庐山早晚的云雾。至此，“庐山云雾”之美态、特点已尽出矣！尾联陡出“沉浮几许鲲鹏志，净化凡尘见碧空”，诗人目光穿透了云雾或高瞻于云层雾

海之上，生发了超越云图雾景的意境，由“沉浮”、“净化”句意，读者大可展开想象和联想，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上，庐山之上发生过多少云遮雾掩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一桩桩一件件“现碧空”了！《庐山云雾》物境美、情境远、意境深，景物、历史、现实溶为一体，它已入选于《庐山古今诗词选》，古今诗作对读，我以为此诗足以与古人抗衡。

国藏写旧体诗词已有相当水平，但他并不沉醉此中，且念念不忘新诗，常常二者并举，与《庐山云雾》作于同时的《登庐山》和《庐山路》，前者用“信天游”体，“未曾登临心先往，/及见雄奇手足狂”，较为自由地铺写和发抒登庐山的所见所闻所感，后一首以“曲曲弯，曲曲弯”，极写“一曲一弯一重天”庐山路的壮奇景观，“曲弯到顶终归直，/崎岖尽处是平坦”，结句颇有味：“瞧山顶，人间在天上，/望山下，天上在人间。”由新、旧体庐山诗，又可见出国藏，不只是满足二者并举，更重要的是他在努力实践二者的沟通。他说过：“旧体诗词”可以借鉴新诗的容大涵广，意象万千，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等长处”；新诗也要“汲取旧体诗词的长处，如韵味隽永，言简旨远，短小精悍，易记易传等等”优点。通观了所作的新、旧体诗，确实在作如此实践。他的《观老年时装模特儿表演》（见本集“情物理趣”辑）是一首新诗，一位台湾的诗词爱好者看到后作评曰：“这首新诗，把老年人的时装表演的情态，刻划得很有情趣，像‘水目风腰’、‘百花齐放各领风骚’、‘秋风劲’、‘春在杨柳梢’等，令人不禁莞尔。惟此诗当作消遣性笔墨尚可，若论创作，则距新诗的要求尚远。因为这首诗所用的意象、语言、甚至形式，都没脱离传统诗词的外套。在旋律方面，由于句子短，又自然的押了脚韵，读起来是很爽口的。”这位评诗者所评此诗的优点，我以为恰恰是国藏有意识吸取传统诗词一些长处化入